



開箱清代皇室教育—— 「阿哥養成記」展覽介述

■ 葉淑慧

寒窗苦讀無人知，似乎是古今莘莘學子刻苦求學的生活寫照。不過，生長在皇宮裡、含著金湯匙出生的滿洲皇族子弟，也需要接受嚴格的文武教育。他們的學習生活，似乎也不如想像中輕鬆呢。

阿哥（滿語：ᠠᠭᠦ，轉寫：age），是清代對近支宗室子弟的稱呼。滿族入主中原以後，受到儒家文化影響，開始重視阿哥們的教育，培養未來皇位繼承人及國家治理人才，使滿族政權得以長久鞏固。然而，清代皇族阿哥們的學生生活究竟是如何度過？他們課堂上的學習內容又有些什麼？誰是長伴阿哥讀書的師長，及他們受用一生的恩師呢？對阿哥們有什麼樣的影響？

阿哥上學去

乾隆（1711-1799）六歲就學，十二歲時在圓明園牡丹臺首遇皇祖康熙（1654-1722），能夠流利背出周敦頤（1017-1073）〈愛蓮說〉全文，深得帝心而被接入宮中用心栽培，成爲日後皇位繼承人。乾隆皇帝文武技藝樣樣精通，一生詩作多達四萬餘首，可謂學養深厚。讓人不禁好奇，生長於皇室中的滿族宗室子弟，接受什麼樣的教育呢？

皇子教育事關王朝的興衰，中國歷代無不予以高度重視。清代阿哥教育一方面學習漢文化「崇儒重道」，另一方面維持滿洲根本「國語騎射」的傳統。

阿哥們很小就開始接受嚴格教育，據《養吉齋叢錄》卷四記載，阿哥讀書場所在「上書房」（或稱尚書房、阿哥書房），道光年間奉旨統稱上書房。此名稱始見於康熙二十五年（1686），阿哥書房散見於南薰殿、西長房、兆祥所及咸福宮等處；雍正皇帝（1722-1735 在位）採「秘密建儲」制度確立未來皇位繼承人，位於乾清門內的上書房爲阿哥們固定的上學場所，皇帝

聽政之暇，可隨時親臨視察阿哥課業，上書房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末。

乾隆三十四年（1769）《國朝宮史》卷十二載：「上書房，皇子、皇孫肄業處也，御筆扁曰養正毓德。世宗憲皇帝御筆聯曰立身以至誠爲本，讀書以明理爲先；御筆聯曰念終始典于學，於緝熙單厥心。」闡明阿哥學習注重端正心性與行爲，讀書務求明白事理。

一、就學年齡

阿哥學習的時光主要從六歲至十五歲，相當於現今學生的小學至中學階段。據咸豐與同治年間福格（生卒年不詳）《聽雨叢談·尚書房》卷十一記載：「皇子年六歲，入學就傅」，「道光年間，惠親王年將四十，兼掌職任，公事畢照常讀書。咸豐五年，恭親王初解軍機，仍赴上書房讀書。」

此外，晚清道光帝皇七子奕譞（1840-1891）於光緒年間專責照料毓慶宮皇帝讀書事務，回憶從道光二十五年至咸豐十一年（1845-1861）十六年期間在上書房讀書情形，撰寫《竹窗筆記》，述及在上書房讀書的阿哥身份，包含分藩與未分藩的親王及貝勒。阿哥分藩一般年齡爲十五歲，由此可知即使已分封爲親王、貝勒之阿哥仍須入書房讀書。

二、上書房的一天

阿哥每日入書房的作息十分嚴格，據道光、咸豐年間吳振棫（1792-1870）《養吉齋叢錄》卷四記載：「寅刻（凌晨3至5時）至書房，先習滿洲、蒙古文畢，然後習漢書。師傅入直，率以卯刻（5至7時），幼穉課簡，午前即退直，退遲者至未正二刻（下午2時30分），或至申刻（下午3至5時）。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及前一日巳刻（上午9至11時）準散直。」（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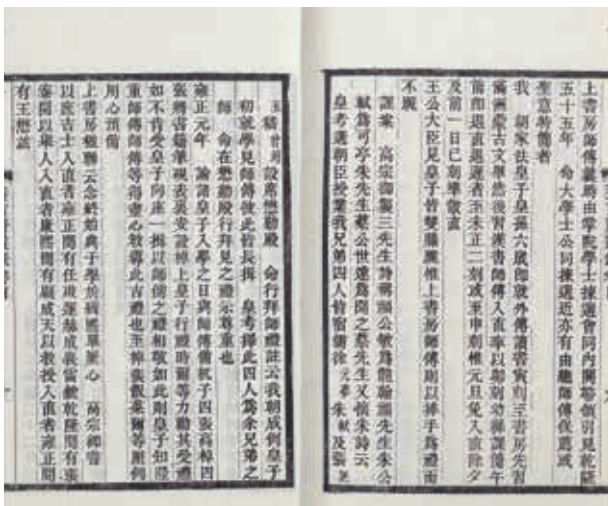


圖1 清 吳振棫撰 《養吉齋叢錄》卷4 清光緒二十二年錢塘吳氏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善 006682

據《聽雨叢談·尙書房》記載：「每日皇子於卯初（凌晨5時）入學，未正刻（下午2時）散學。散學後習步射，在圓明園五日一習馬射。寒暑無間，雖婚娶封爵後，讀書不輟」，「每日功課，入學先學蒙古語二句，挽竹板弓數開，讀清文書二刻，自卯正末刻（上午6時45分）讀漢書，申初二刻（下午3時30分）散學。散學後晚食，食已，射箭」，「惟元旦、端陽、中秋、萬壽、自壽，共放五日，餘日雖除夕亦不輟也。」此記載阿哥每日上學時間最晚不超過凌晨5時，並揭示一年僅歇課元旦、端陽、中秋、萬壽節及阿哥本人生日5天。

另《竹窗筆記》記載：「授讀師傅與讀書者每日均卯刻（凌晨5時）至書房」，「皇子未分藩者每日未正二刻（下午2時30分）下書房，分藩後與外府讀書之王、貝勒等，均一體午初（上午11時）下書房。每年封印至開印，初伏至處暑均午初下書房，除夕日辰正（上午8時）下書房。」描述阿哥書房學習時間更為詳細，上書房之寒期（封印至開印，乃指清代府衙年節暫停辦公日，約農曆初一前三日至初五，計8天）及暑期（初伏至處暑，約30天）提早於上午11時放學，可謂終年無論寒暑皆未歇課。

此外，《竹窗筆記》記載阿哥們午正（即中午12點）晚膳（相當今日午膳時間）後練寫字、作詩文、念古文等，直到傍晚放學。放學後練騎射、背誦滿蒙語文、複習漢文書籍等，充實而緊湊。

三、阿哥的教室

上書房有多位皇帝於阿哥時期的讀書回憶，乾隆十年（1745）乾隆帝御製詩作〈每御乾清宮輒聞上書房諸皇子誦讀聲欣然會心兼憶舊況〉（《國朝宮史》卷十二及《御製詩初集》卷二十八），因聽聞上書房皇子的朗朗誦讀書聲有感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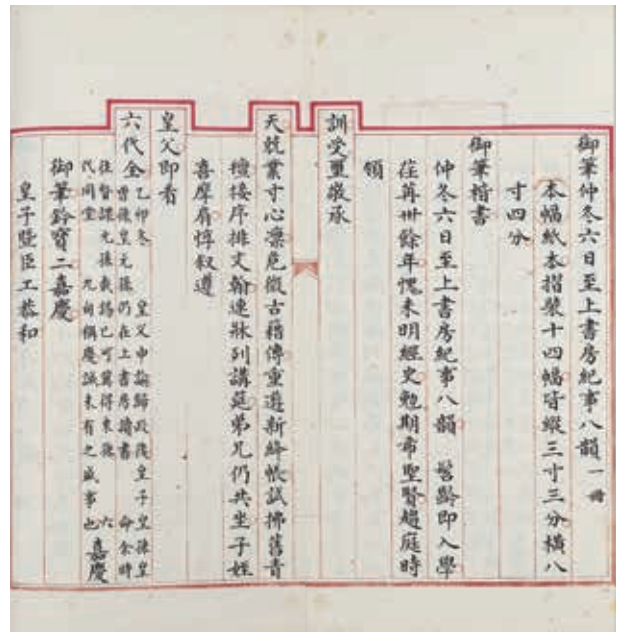


圖2 《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冊21 清嘉慶間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0164

皇子、皇孫在上書房共坐讀書，據嘉慶帝御筆楷書〈仲冬六日至上書房紀事八韻〉書：「髫齡即入學，荏苒卅餘年……。弟兄仍共坐，子姪喜摩肩，惇敘遵皇父，即看六代全。」此詩所云「六代」，即乾隆帝退位後，阿哥、皇孫、皇曾孫、皇玄孫，至戴錫（1784-1821）之來孫（即玄孫之子），可謂「六代同堂，九旬稱慶，誠未有之盛事也」（《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圖2）

阿哥上課讀書地點除上書房外，另有南書房、毓慶宮及懋勤殿等讀書處。其中，毓慶宮位於乾清宮以東，奉先殿和齋宮之間，乃康熙年間特為皇太子允礽（1674-1725）所建。雍正朝以後成為眾阿哥及皇孫讀書之所，弘曆、弘晝、顥琰、綿寧等皆曾在此就讀；之後更是同治、光緒皇帝的讀書處。

據《起居注冊·光緒元年十二月上》載，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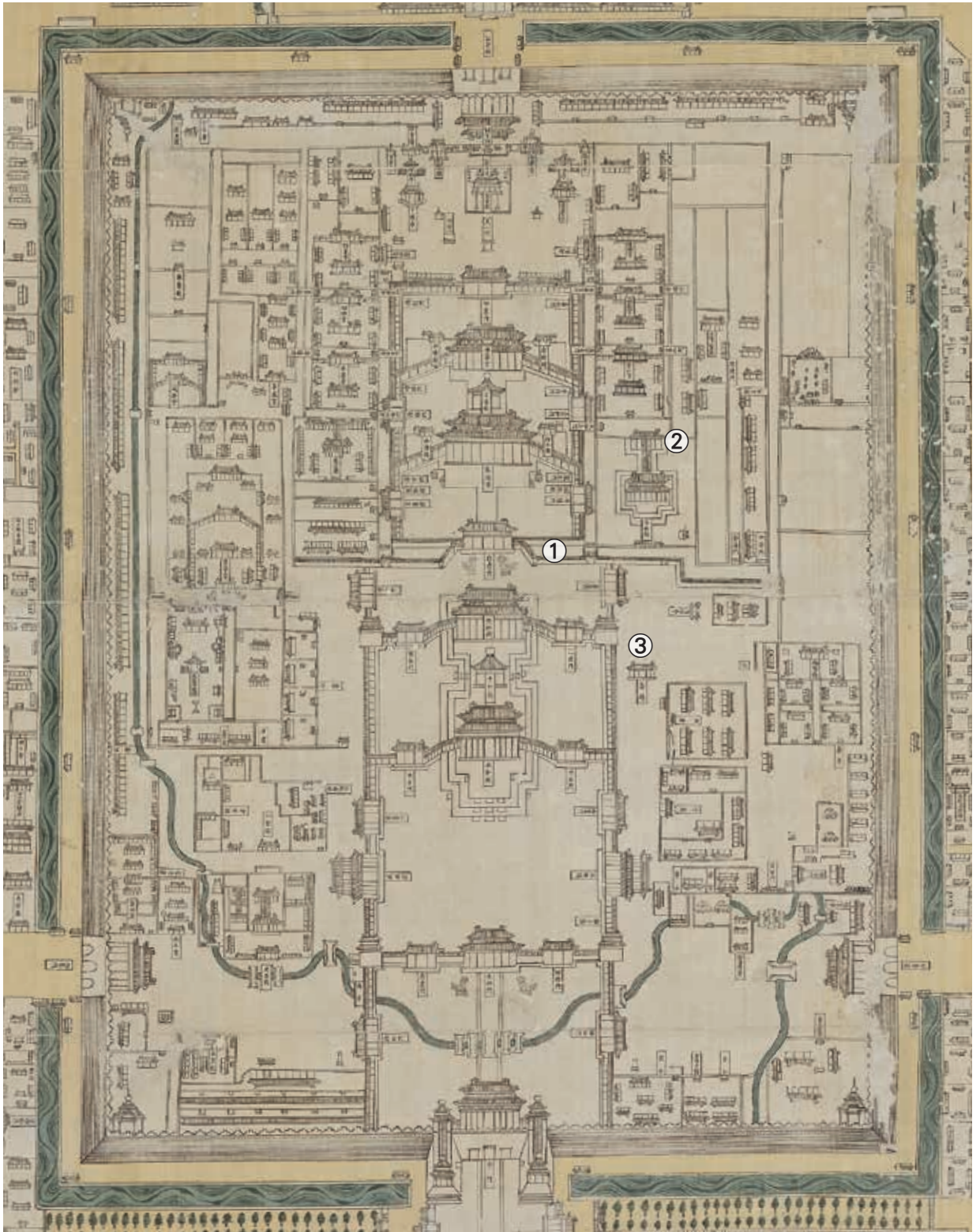


圖4 《皇城宮殿街署圖》卷軸 局部 清代彩繪絹本 縱237.8，橫179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601
1. 上書房 2. 毓慶宮 3. 箭亭 (本圖版本較早期，標示位置皆為示意。)

緒皇帝（載湉，1871-1908）時年五歲，慈安、慈禧兩宮太后懿旨命欽天監於明年（1876）四月間，訂為皇帝入毓慶宮讀書的吉期，並選翁同龢（1830-1904）與夏同善（1831-1880）教導皇帝讀書，同時又派御前大臣教導年幼帝國語騎射，期待培養文武雙全的王朝領導人。（圖3）

此外，各處書房旁設有射箭場所。「箭亭」，位於景運門外、奉先殿南。亭外有一片開闊平地，是皇帝、阿哥們練習騎馬射箭的地方。（圖4）然阿哥的學習地點不限於紫禁城內，每當隨清帝移駕圓明園或避暑山莊，或前往木蘭圍場進行狩獵活動時，為不使學習中斷，皆設有讀書處所。

圓明園四十景之一的「洞天深處」，即是乾隆皇帝「予兄弟舊時讀書舍也」。雍正年間，當皇帝居住於圓明園期間，此處就是阿哥之讀書處所，有圓明園上書房之稱。（圖5）

避暑山莊三十六景之一的「萬壑松風」，弘曆曾隨皇祖康熙來到避暑山莊，並安排在此處讀書。後作〈御製避暑山莊紀恩堂記〉（《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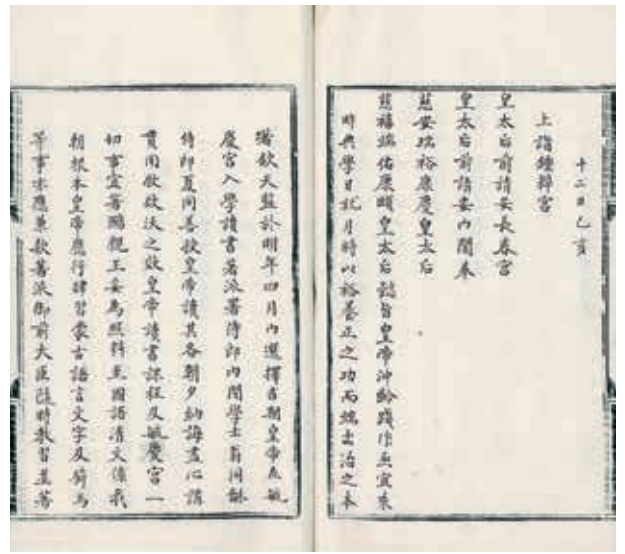


圖3 《起居注冊·光緒元年十二月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7413

製文二集》卷十二），寫下對皇祖的思念之情。乾隆三十一年（1766），為感念祖父教養之恩，將圓明園「鏤月開雲」及避暑山莊「萬壑松風」兩處合稱為「紀恩堂」。（圖6）



圖5 《御製圓明園四十景詩·洞天深處》卷2 清乾隆十年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4043



圖 6 《御製避暑山莊詩·萬壑松風》 清康熙五十一年武英殿刊朱墨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29529

阿哥的功課表

清代皇室的阿哥被要求文武兼備，文科方面與平民學子一樣，都是科舉考試必讀的儒家典籍，並學習題詩詞、作律賦、寫策論及撰表文等。此外，書法練字也是阿哥的必修課，但重點在書法的臨摹與創作。

阿哥們必學滿、蒙語課程，對照現代就像學習本土語言或母語；騎射武功，更是阿哥們的核心課程，其概念接近現代的體育課。

一、授課內容

阿哥之授課內容歸納幾項：（一）漢文化之四書五經、《史記》、《漢書》及《資治通鑑》等儒家經典；（二）詩詞文賦；（三）滿洲、蒙古語文；（四）騎射習武；（五）書法練字；（六）天文、曆算、數學及樂律等西方科學。

阿哥學習歷程與今日學子相同的是都要先識字。阿哥年幼與民間學子蒙學時皆要先讀《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先背誦後達到識字，而《千家詩》詩選亦為廣泛流通的啟蒙教

材。此外，蒙學之品格教育亦受重視，於嘉慶年間規定童試要考《小學》，內含立教、明倫、敬身、稽古等內容，更要默寫此書，「不能默寫者概不錄取」，足見受重視之程度。（圖 7）

另「聖諭」是明清兩代帝王教化民衆、和睦社會所頒布的訓誡。康熙頒布《聖諭十六條》，雍正以此為基本，推行頒訂《聖諭廣訓》，每月初一及十五日，由地方官選文行兼備之貢生在地宣講，並列入科考內容，視與四書五經並重。阿哥們亦研讀《聖諭廣訓》，猶如現今學生的公民與道德課程。（圖 8）

（一）儒家經典

儒家思想作為中國歷史上根深蒂固的文化傳承，到了清朝，滿洲統治者深刻意識到儒家思想值得借鏡之處，漢文化儒家經典也是阿哥們在上書房主要學習的典籍。

阿哥們自小熟讀之儒家經典為何？據乾隆皇帝《樂善堂全集》，帝師朱軾（1665-1736）作序提到：「皇四子（即弘曆）、五子年甫十三



圖 7 清 福建學政汪潤之〈奏為敬陳管見令各府縣童試概行默寫小學一書以端蒙養事〉 嘉慶 20 年 5 月 29 日 9 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04735

歲已熟讀詩書，四子不遺一字，已乃精研《詩經》、《尚書》、《易經》、《春秋》、《戴禮》宋儒性理諸書，然後旁及《通鑑綱目》、《史記》、《漢書》、八家之文。」《樂善堂全集》初名為《樂善堂文鈔》，收入乾隆阿哥時期的詩文作品，即位後於乾隆二年（1737）交由武英殿刊刻。

除此之外，這些先秦儒家經書和兩宋程朱理學、史論等書籍，皇帝也下令譯成滿文，為藉由閱讀防止八旗子弟國語（即滿語）能力衰退，因習漢文書籍而入漢俗忘卻滿洲傳統。院藏《滿漢

文四書》，含《論語》、《孟子》、《告子章句》及《大學中庸》四種，行句間以硃筆寫下眉批、筆記與標記，彷彿目睹書籍在紫禁城被研讀的軌跡，留下最真實的閱讀記憶。（圖 9）

（二）詩詞文賦

中國文人因應科舉考試傳統必學題詩詞、律賦、策論及表文，清代科舉廢除考八股文（制藝），以策論取代，這些也是阿哥書房常規課程之一。策論，即針對時事向朝政獻策之文。年長阿哥課堂上寫策論，在於訓練對朝廷時事提出觀點、看法與建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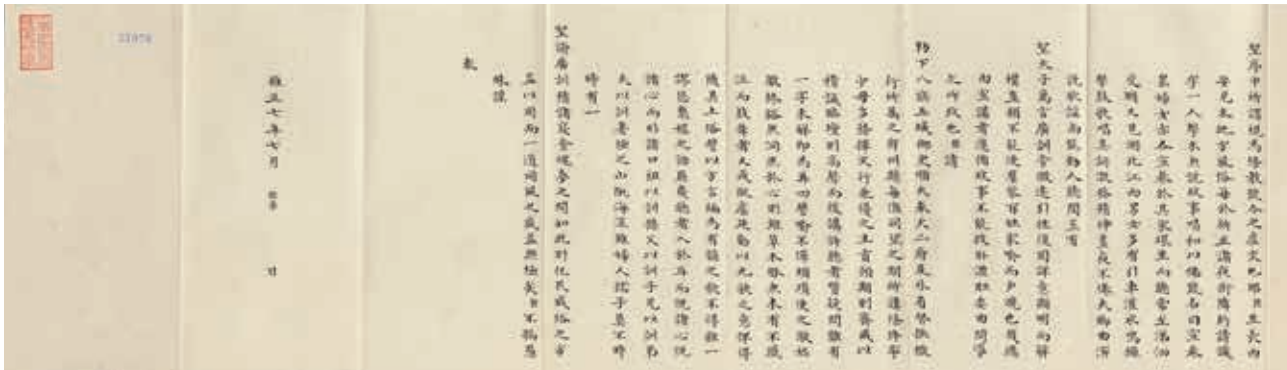


圖 8 清 刑部右侍郎王承烈〈奏請自明歲庚戌科始四書照舊用三篇本經只用二篇再添寫聖諭廣訓二篇事〉 雍正 7 年 7 月 17 日 14 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24375

以賦詩為例，乾隆皇帝阿哥時期作〈賦得沙留鳥篆斜〉詩（《樂善堂全集定本》卷二十八），該詩題目後為光緒十九年（1893）於上書房之考題。從院藏文獻得知上書房於光緒年間曾作為朝廷遴選派遣科舉考官之考試場所，除考作五言八韻「賦得沙留鳥篆斜」詩一首外，另作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論」一篇。（圖 10）

阿哥雖無須接受考試，但與科舉士子一樣學習賦詩。除乾隆皇帝阿哥時期之《樂善堂全集》外，嘉慶皇帝《味餘書室全集》及道光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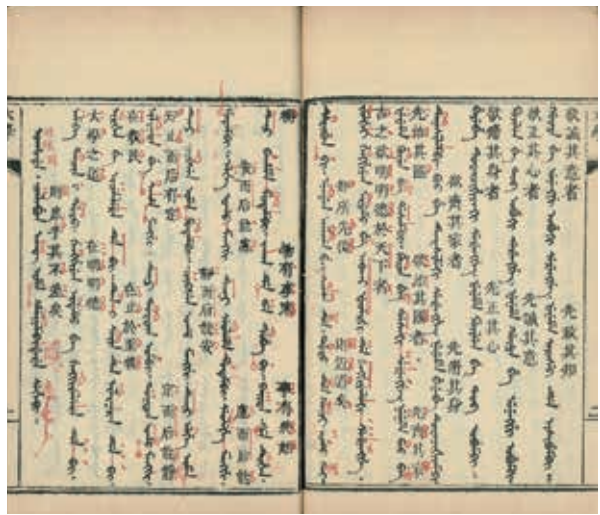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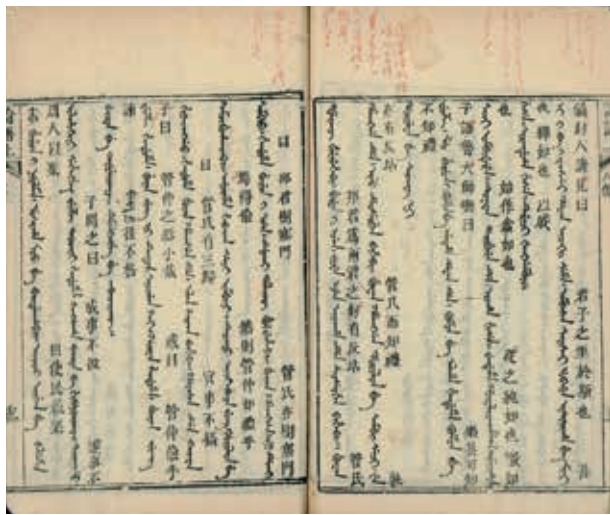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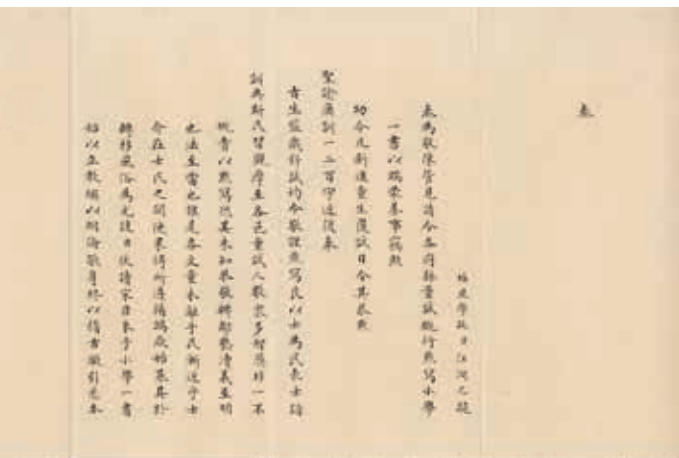


圖 9 《滿漢文四書》 清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瑣 000168、故瑣 000173





圖 10 清 上書房考試題目 光緒 19 年 4 月 28 日 4 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155079

帝《養正書屋全集》皆留存豐富的詩文創作，紀錄他們阿哥時期讀書生活，抒發學習生涯的理想與實踐。

(三) 滿洲、蒙古語文

語言學習為阿哥學習的首要內容，尤以「國語」的滿語，以及蒙古語最為重要。順治初年創辦旗學，培養滿洲子弟學習滿語與騎射；康熙皇帝恐「後生子弟漸習漢語，竟忘滿語」（《起居

注冊·康熙十二年四月十二日》）。嘉慶皇帝亦有此憂心，於嘉慶十三年（1808）書〈御製宗室訓〉曰：「國語騎射、讀書守分」，並著「另錄一紙懸掛上書房」，俾諸皇子見訓心生警惕，期勉諸皇子敬守祖訓。（圖 11）

院藏滿文、蒙古語文教材有《清文啓蒙》、《十二字頭》、《蒙文十二字頭》等。《清文啓蒙》為滿人舞格壽平（生卒年不詳）著述，卷首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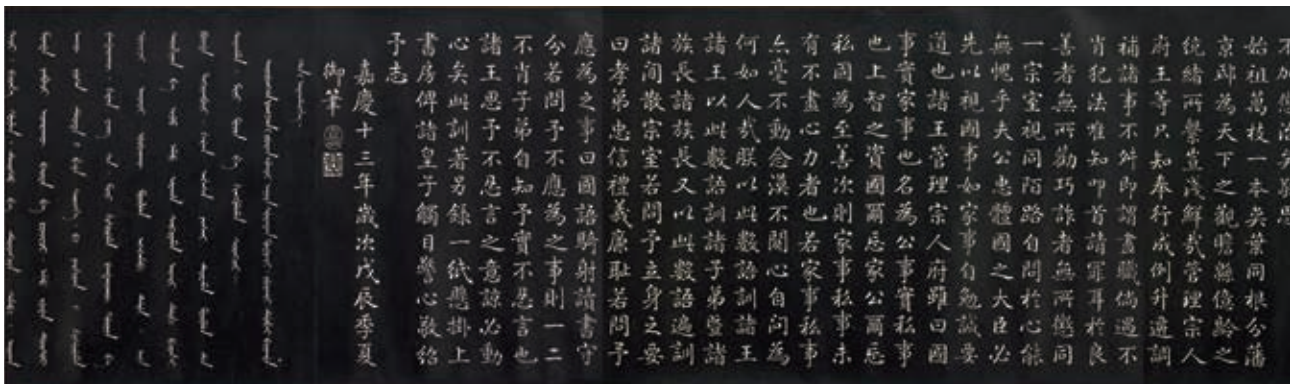


圖 11 清 嘉慶 13 年（1808） 清嘉慶御製宗室訓 卷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304



圖 12 清 慶柱等奉敕纂 《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4 清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上 漢文小紅綾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官 003605

騎馬技術的熟練程度。阿哥們自幼學習拉弓、步射及騎射課程，一般騎射課程時間安排在誦讀經書之後，與學習漢文典籍課程穿插進行。康熙帝的騎射技能十分出色，於《庭訓格言》中提到：「蓋騎射之道，必自幼習成，方得精熟，未有不善於馭馬而能精於騎射者也。」因此，阿哥們的騎射訓練必須自幼學習，以達到「人馬相得，上下如飛；磬控追禽，發矢必獲。觀之令人心目俱爽」的程度。又如《聖祖實錄》卷二八五載：「朕於騎射、哨鹿行圍等事，皆自幼學習。」行圍，即在圍場進行狩獵，是阿哥們騎射訓練之一。每年在春秋天舉行的行圍活動，如木蘭圍獵或京郊南苑春蒐等，學習活動無所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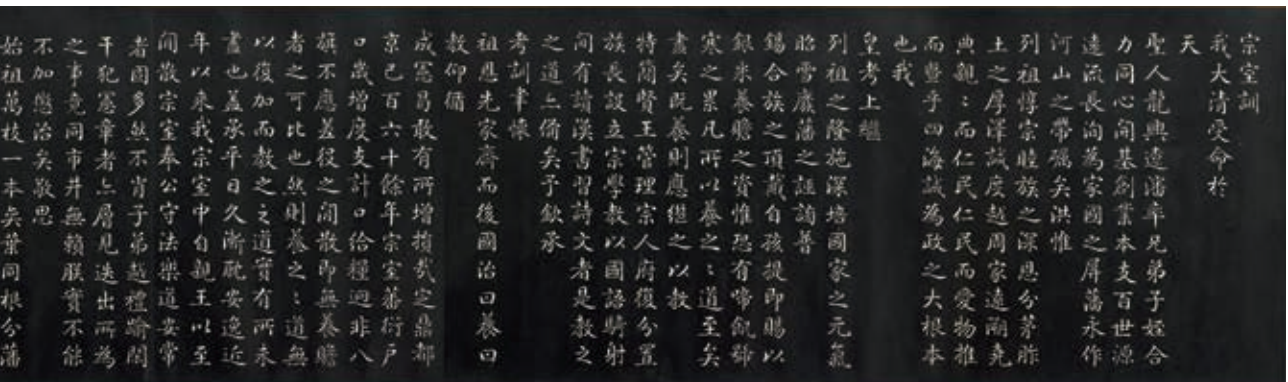
阿哥們的射箭活動與行圍紀錄散見於各朝《實錄》、《起居注冊》等文獻，亦可見於御製詩文集中。乾隆五十六年（1791）八月十二日在避暑山莊中的一場射箭活動，乾隆觀皇孫們射箭。皇孫綿慶（1779-1804）年十三歲、皇玄孫載錫年八歲，皆射中三箭，受賜黃馬褂，以及三眼、雙眼花翎。乾隆極為喜悅，事後作詩誌玄孫載錫之年紀，較當年陪侍皇祖康熙圍獵時還少四歲（《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八四）。（圖 12）

同年（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乾

雍正八年（1730）忠堂主人程明遠（生卒年不詳）題〈序〉。此書自出版以來，就是最為流行的滿文教科書。書中採滿、漢文對照方式，以淺顯易懂之漢語來注釋滿語原文。教材包含基礎的十二字頭、關聯語、詞彙及語法，是阿哥們學習滿文的必備工具書。

（四）騎射習武

騎射，乃滿族之傳統，騎射之優劣取決於



隆與皇孫們行圍活動，皇孫綿寧（1782-1850，即道光皇帝）年十歲，射中鹿，賜予黃馬褂及雙眼花翎。乾隆帝又將此嘉績誌詩：比起當年12歲隨皇祖參與木蘭狩獵射中棕熊相較，皇孫大有青出於藍之勢而大受乾隆讚賞（《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三八五）。（圖 13）

（五）書法練習

阿哥教育歷來重視書法練習，康熙年間王原祁（1642-1715）纂輯《佩文齋書畫譜·懋勤殿法帖序》卷六十七記載：「朕自習書，豪素在側，寒暑靡間，……皇太子、皇子亦晨夕侍朕習學」，記錄康熙帝指導皇子習字於懋勤殿。

乾隆於康熙六十一年（1722）入宮學習時，便摹寫唐人楷書顏真卿（709-785）〈多寶佛塔碑〉。本次展出的〈多寶佛塔碑〉習作，夾存在該碑帖後。有以硃筆批改並署摹寫日期，為帝師教導阿哥習字臨帖的典型範例。（圖 14）

〈多寶佛塔碑〉另附一書法習字，書南朝宋文學家顏延之（384-456）〈南郊登歌三首一迎



圖 13 清 慶柱等奉敕纂《大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1385 清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下 漢文小紅綾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03606

送神歌），已非臨摹字帖，有自由創作書寫之意，字跡清秀俊逸。（圖 15）

（六）西方科學

康熙從法國白晉（1656-1730）及張誠（16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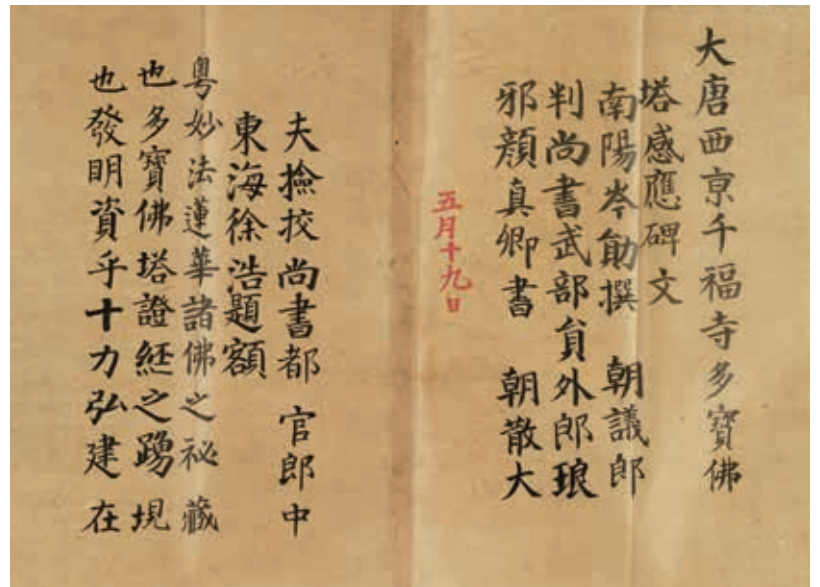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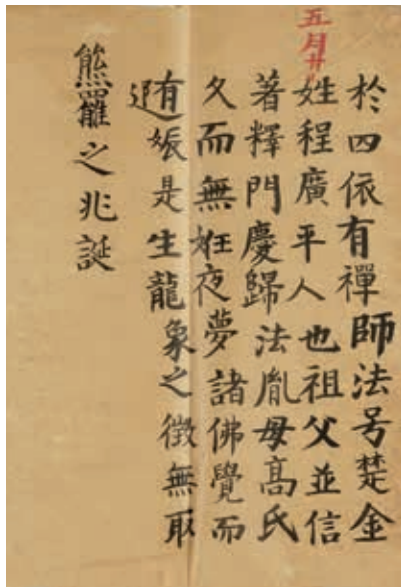


圖 14 宋拓多寶佛塔碑 冊 附夾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019 書法習字臨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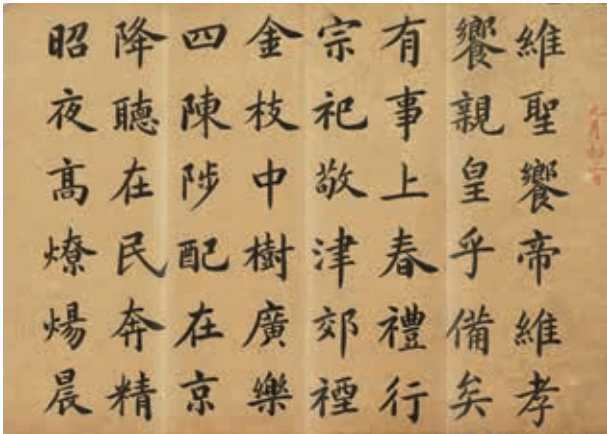


圖 15 宋拓多寶佛塔碑 冊 附夾紙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帖 000019
書法習字書南朝宋文學家顏延之〈南郊登歌三首—迎送神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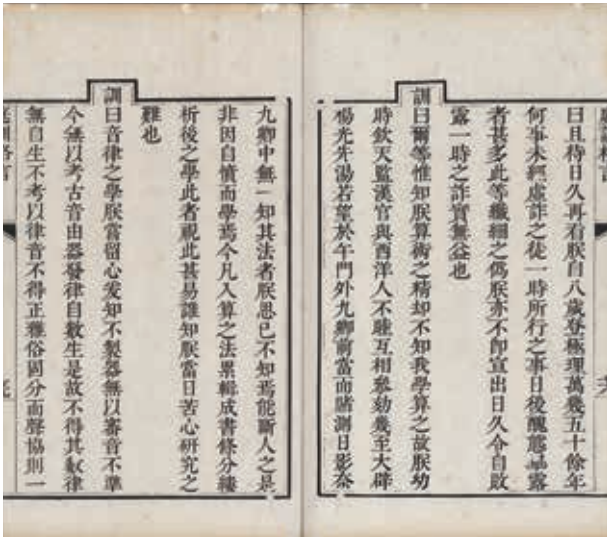


圖 16 清 聖祖康熙頒訓，世宗雍正錄 《聖祖庭訓格言》 清雍正八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18267

1707)、比利時南懷仁(1623-1688)、義大利德理格(1671-1746)等傳教士，學習西方傳入的數學、天文、音律、醫學等自然科學。康熙對西方科學極感興趣，也引領阿哥們接觸西學。

《庭訓格言》是康熙的學習筆記，其中述及他努力學習算術，主要是因為早年欽天監官員與西洋傳教士相互參劾，他自知若不懂算術、曆法，即無法裁斷是非。當年楊光先(1597-1669)

與湯若望(1591-1666)於午門外當眾記錄日影，湯若望以西學能精密計算第二天正午日影的正確地點取勝，因此康熙苦心研究其中奧妙，也訓勉子孫學習。(圖 16)

康熙晚年設立蒙養齋，專門從事天文觀測、培養自然科學領域的人才，以及編纂大型科技著作。《律曆淵源》乃康熙命皇三子允祉(1677-1732)及皇十六子允祿(1695-1767)參與修輯之科學書籍，含曆算、算術及律呂等內容。

院藏《幾何原本》是由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Euclid, 前 230-275)撰、義大利傳教士利瑪竇(1552-1610)口譯、明徐光啓(1562-1633)筆撰。據法國傳教士白晉〈康熙帝傳〉記述康熙學習幾何學的經過，首先令傳教士以滿語教授，並命二位精通滿語及漢語大臣撰寫講稿，反覆聽課、複習，並親自繪圖，約五、六個月即熟練幾何原理。康熙於學習期間，亦藉機與阿哥們共同討論與練習。

二、皇家教科書

《帝鑑圖說》是前朝內閣首輔、大學士張居正取材自歷朝君主事蹟，以古為鑑，作為小皇帝養成的教科書。書中以生動之插圖，圖文並茂，頗能引發學習的興趣。(圖 17)咸豐十一年(1861)十月《起居注冊》記載，《帝鑑圖說》被列為同治小皇帝日講的重要學習教材，之後由祁寯藻(1793-1866)及翁同龢二位帝師講述其中故事。

此外，院藏乾隆皇帝下旨命永城(1739-1777)、永瑔(1752-1823)、永瑢(1744-1790)以及皇孫綿寧抄寫宋代范祖禹(1041-1098)《帝學》。此書正是一部專門講授歷代賢德君主，正心修身、進學修業榜樣的歷史教科書。藉由繕抄過程，讓阿哥們學習成為明君必備的德行。(圖 18)



圖 17-1 《帝鑑圖說·詔儒講經》冊 2 清內府彩繪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鑑 002223

阿哥的老師們

阿哥們的老師皆慎選自翰林院大學士，品行端方，學術醇正。給眾阿哥授讀的老師按層級有總師傅、師傅與諳達（滿語轉寫：anda）等，並有數名陪讀（滿語稱哈哈珠塞，hahajuse）及伴讀。諳達意為夥伴、朋友，負責教授阿哥們滿、蒙語文與騎射；哈哈珠塞，主要服侍皇子與師傅之茶食等事。

皇帝、阿哥對上書房師傅的禮儀相當重視，據《竹窗筆記》記載上書房讀書情景，初次至書房，阿哥與師傅彼此拱手行禮，每日阿哥們與師傅間以拉手為禮，展現崇敬老師之意。此外，「諳達見皇子長跪請安，稱奴才；見外府讀書王、貝勒等，單膝請安稱諳達；蒙古立教，滿洲坐教。」

由於阿哥們入學讀書，長年與師傅、諳達朝夕相處，師生情誼深厚。即使日後登基成為皇帝，仍常懷念當年窗課與師傅、諳達相處的歲月與情景。



圖 17-2 《帝鑑圖說·詔儒講經》冊 2 清內府彩繪本 局部

一、雍正皇帝與師傅顧八代

雍正帝（1678-1735）登基時已四十五歲，從六歲入上書房學習，其阿哥時期長達近四十年，讀書時光極為漫長。顧八代（?-1708），字文起，滿洲鑲黃旗人，本姓伊爾根覺羅，乃是雍正受業最久的老師。

顧八代之父親顧納禪於皇太極與順治兩朝平定陝西、河南、江南浙江屢建軍功。顧八代自幼好讀書並善射，於康熙十四年（1675）康熙試旗員列第一，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奉詔入直尙書房，卒於康熙四十七年（1708）。

顧八代於尙書房入直達 24 年，卻貧困無以辦理喪殮。雍正從顧八代入直尙書房始從其受

學，親臨祭奠並經紀其喪儀。雍正對其師恩之懷想：「今回憶當年誦讀情景宛然如昨，老成舊學時眷于懷，……」，遂加贈太傅，諡文端，命建賢良祠於京師，並念其子孫甚貧，而恩賚銀一萬兩。

二、乾隆皇帝與師傅福敏

乾隆皇帝在藩邸時的多位名師，以日後被尊稱為「三先生」的福敏（1673-1756）、朱軾（1665-1737）與蔡世遠（1681-1734）三位帝師最為有名，乾隆皇帝終生感念不斷，且經常流露於詩文作品，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撰〈懷舊詩〉（《御製詩四集》卷五十八）。

福敏早在雍正藩邸時期，即乾隆六歲時之



圖 18 宋 范祖禹 《帝學》 清嘉慶年間綿寧朱絲欄鈔袖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9437 ~ 009440

啓蒙老師，被乾隆稱爲龍翰福先生。福敏，字龍翰，號湘麟，富察氏，滿洲鑲白旗人，康熙三十六年（1697）進士，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福敏一生服膺程朱之學，啓迪並奠定乾隆經學與理學，長年教導乾隆熟讀儒家著述和史地

書籍。乾隆晚年回憶福敏對他的影響：「嗚呼於先生，吾得學之基」。福敏卒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先前抱病之時，已是皇帝之乾隆親臨看視，後得其遺疏深爲震悼，即日親往致奠，賜祭喪，謚文端，入祀賢良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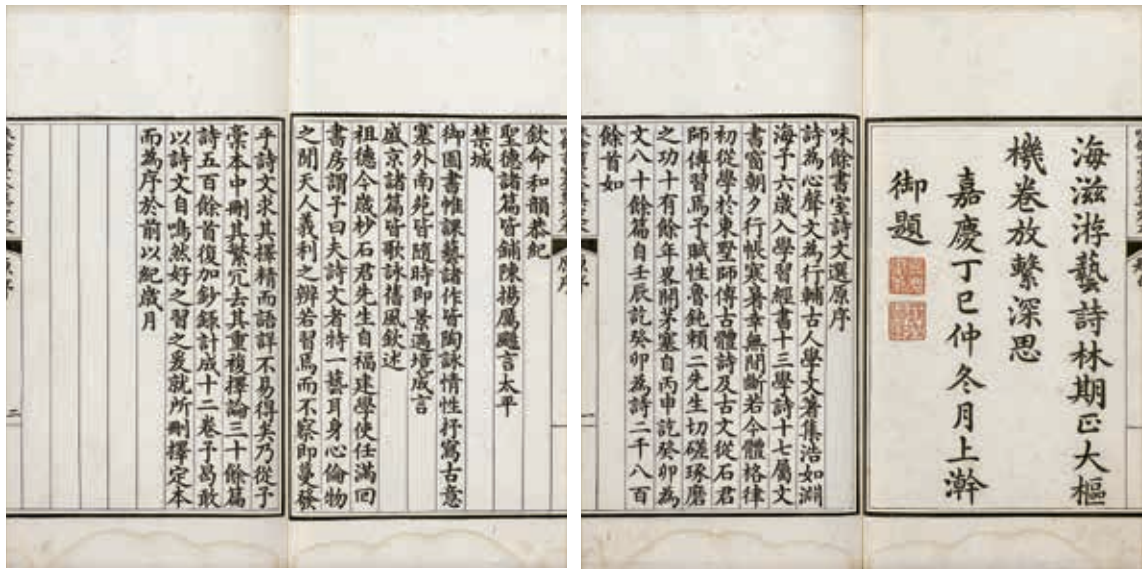


圖 19 清仁宗撰，慶柱等奉敕編 《味餘書室全集定本·味餘書室詩文選原序》冊 1 卷 1 清嘉慶六年武英殿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殿 000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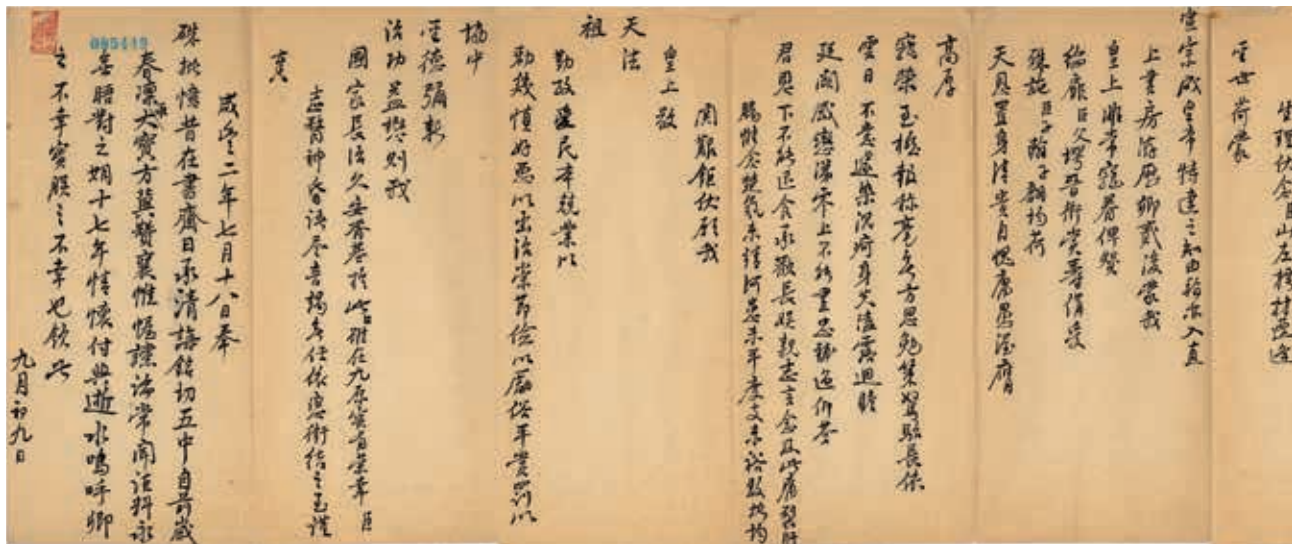


圖 20 清 杜受田奏 《奏報臣病重瞻天無日(遺摺)》 咸豐二年七月九日 8 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86019

三、嘉慶皇帝與師傅朱珪

對嘉慶（1760-1820）有教導之恩的老師有蔡新（1707-1799）、謝墉（1717-1795）及朱珪（1731-1807），尤與朱珪間的互動交流最為密切。

朱珪，字石君，號南崖，晚號盤陀老人，乾隆十三年（1748）殿試金榜第二甲賜進士出身，時年十八歲，於嘉慶二年（1797）十二月為上書房總師傅。嘉慶十一年（1806）十二月初五日卒，晉贈太傅，入祀賢良祠，賜諡文正。

嘉慶帝位於毓慶宮之「味餘書室」，為其師傅朱珪取名，謂「勤學者有餘，怠者不足，有餘可味也」。《味餘書室全集·原序》述及嘉慶之求學階段：「六歲入學習經書、十三學詩文、十七屬文，書窗朝夕行帳，寒暑幸無間斷，若今體格律初從學於東墅師傅，古體詩及古文從石君師傅習焉。」（圖19）足見嘉慶帝之養成階段，有朱珪師傅指導與相伴，尤其在寫詩及讀古文。

四、咸豐皇帝與師傅杜受田

咸豐（1831-1861），二十歲登基，在位十一

年，其讀書生涯先後有曹振鏞、穆彰阿、潘世恩及杜受田等師傅，其中對他一生影響最大之師傅為杜受田。

杜受田（1788-1852），字芝農，道光三年（1823）進士，道光六年（1826）授編修。道光十六年（1836）正月受皇帝命為奕訢（即咸豐帝）師傅，道光二十九年（1849）充上書房總師傅，教導咸豐十七年，加恩晉贈太師、大學士，入祀賢良祠，特諡文正。院藏杜受田咸豐二年（1852）七月遺摺，咸豐憶往批：「憶昔在書齋，日承清誨銘切五中，……十七年情懷付與逝水，嗚呼卿之不幸，實朕之不幸也。」（圖20）

咸豐與杜受田師生之間最為世人提及就是「藏拙示仁」的故事。據《清史稿·杜受田列傳》載，道光皇帝於春季帶諸皇子於南苑行獵，擬藉此活動觀察何人為皇位最佳繼承人。咸豐素不善射技，極為擔憂而事先詢問師傅杜受田有何計策。當皇子們紛紛表現射技時，以恭親王奕訢（1833-1898）擒獲最多，而咸豐未發一矢，咸豐將杜受田教予之說辭，說道：「時方春，鳥獸孳育，不忍傷生以干天和」。因此，道光帝對其仁孝大為歡心，遂密定立儲奕訢，杜受田實功不可沒。

結語

阿哥們的功課表強調文武合一，並雜揉中、西科學，似乎可與當今學齡教育之多元學習領域相互比照。雖然阿哥們不用科考，也沒有現今學生升學競爭的壓力。但是依照文獻記載，阿哥書房全年無論寒暑，僅歇課五天，學業十分沉重。本展覽試圖揭開滿洲皇子教育的神秘面紗，共看學子辛勤學習的異同，古今對照或許也能提供新的想像與可能。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